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八

唐 劉肅 撰

聰敏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為寶雞祠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

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
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為肉譜虞世南語
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為五經笥今宜改倉曹
為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
行祕書也世南為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興義皆
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
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
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
倒諷又通士廉稱歎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
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
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
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
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

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
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
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
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即日拜監察御
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盜之子貞觀初奉盜并入朝太宗聞
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
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

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慙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慙曰長係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慙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為乃黜慙拜義方為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也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能諷書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
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便
宜遷侍御史高宗問遼東事宜言忠奏遼東可平畫
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
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所持軍嚴
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倬儉素自處中果
有謀契必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才頗翦之儔諸將
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

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擢第授雍丘尉嘗九日公讌有客草序五
百言奉古覽之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
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
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召奉古前曰此
聰明尉耶他日持廢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
餘言珽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
郎

裴琰之弱冠為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為事畧不視案牘
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開
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
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為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
曹事委積衆議以為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
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
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
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

者畧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忤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淮開元中為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

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為祝文司文郎中雷
少穎次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濺破付左寺丞賀蘭敏
之已下戰慄遽召嗣真咋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
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為友高
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那
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真
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矣
因饑年諷執政求出為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也無

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有司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勳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服

唐休璟為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

俄頃草奏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玄宗韋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為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盛言崇之宏才遠畧語及宋璟玄宗不

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士淹因啓曰既知如此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應

文章

杜淹為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太宗勘內難以為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竟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

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
野灑血漬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多
才藝與韋福嗣為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
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
言隱遁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
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為御史中丞
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遽啓用之
尋判吏部尚書叅議政事

太宗在洛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
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
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減身資累惡成名
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軟道爭長趣鴻門驅
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
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
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

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
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
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為宰相嘗凌晨
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驅馬
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淒響羣公望
之如神仙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

文詞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他日崔融與張說評
論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隣可以
企之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
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為誤
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語曰振鷺齊
飛日遷鸞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
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懷栢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

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
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
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輕供
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卧
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
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瀛洲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
鄧戍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忝多士無雙

仰異材鷹鷂同效逐鴈鷺忝遊陪入仕光三命遷榮
歷二臺隔牆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曙春光早蘭闌
曙色催誰憐夕鳥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
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
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
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為冠小良工將柰何後遷戶
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

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
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挿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
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
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
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思
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
盼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通

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
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嘗翫久之乃賦
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幹亦生百
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厦今已構惜哉無
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
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為郭振判官使
至三姓咽麪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

朝撫長劒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讎山
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
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
人稱為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
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
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
八棱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

德天樞紀革命之功頌皇家之德天樞下鑄鐵山銅
龍負戴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
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
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其
詩曰轍迹光西嶠勲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
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
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
成田聖澤傾堯酒熏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

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
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
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
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
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天樞
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
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為天下第一則

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二等其警句曰
昔三監翫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
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
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為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
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
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裏千燈
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牕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

籌中有會爐煙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
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
途方萬里生涯盡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是黃泉酒
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坐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
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
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

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
吏部員外郎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絕唱
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鑠開暗塵隨馬去明
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
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
寶騎匝路轉香車爛漫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
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
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

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
苦不為時所重善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曰今年花
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
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
向識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幾
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

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
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薦詩其末章
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
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
叅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
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
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

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
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為詩曰朝昇照日檻夕次
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斂聲隨
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為年催

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
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
白晝文章亂丹青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

梁苑驚池驚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別依棲
甚為時所諷詠子雷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為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
園翰墨林諷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
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為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
並據才能畧為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
綵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
發翰苑光鮮其餘堅以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
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
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
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
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
笑閭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
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堅曰今之後進文

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
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
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
用而窘於邊幅王幹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
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
秀也

唐新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九

唐 劉肅 撰

著述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為鑒戒魏徵乃以虞世
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
主暗君之跡為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
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
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

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匹綵物
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十卷行於代慧
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為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
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編十卷與
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
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

李襲譽薦之徵為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為祕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

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
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
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
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
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列三卷其假冒者悉不
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氏族

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於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為證文多不盡載其畧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蓋時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凡十二條又今俗所行老子云

是河上公注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於河上
因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
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
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
謬况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
立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
古義竟排斥之深為識者所歎梁載言十道志解南
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

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
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
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晉
中經部並無惟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為主今
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所
引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鄼侯先儒顏師古以為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
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

良封留侯是為成例案班固泗州亭碑云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

音嗟

漢書是班氏所

修泗州碑是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
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
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
於課責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
手網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剌骨之刑勗以懸金

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
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
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
下直彥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
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
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
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
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

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為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為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畧曰孰為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

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為名賜修
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庾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
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庾桑子史記作
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庾桑
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
於代

從善

魏徵嘗取急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韋棕為右丞勾當司農木撞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太理寺卿孫伏伽丞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撞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撞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

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叅軍尹伊異判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即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

為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
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
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
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郭翰為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為按劾次於寧州
時狄仁傑為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
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
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徒煩擾

耳即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授筆即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為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

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
拾遺張宣明監姚鵠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
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
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
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
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
焉

諛佞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舉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邱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若食逆者

心肝而為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為太子諸王所食豈
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為鄉里
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
州為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彝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
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承恩德
彝薄其為人每謂人曰虞世基被戮虞世南匍匐以請代
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悔焉初煬帝

之被戮也隋官謁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為封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已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轂焉子昂頗有才藻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

門將軍錢九隴男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
婚姻曲為九隴叙其閥閱又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
利其金帛乃為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
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
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
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
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同於黷貨易名之典須
憑實行案謚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謚為謬敬宗孫彥

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為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為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讎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頰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

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
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
百會及腦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
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
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為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希
旨率浮偽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
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慶

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為嗣耶則天固
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
乃以內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
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
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
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
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祥瑞草

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此佳事何為誑
妄以賀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變理陰陽令三月降
雪此災也乃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為
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
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卧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
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
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意悅曰大夫泄

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矣即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
佞露其事於朝廷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
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
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畧無慙色再思又見易
之弟昌宗以兒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
再思以為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
昌宗兄弟犯賊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勘當以取實

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為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竒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竒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

宗勉而從之敬竒既出宗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洲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為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為宣州司戶既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東之等五人為上所忌日夜為計非剪除大

王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運
以過人之智則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
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
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
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為務後與譙王
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已誅二張滅韋氏咸
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

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為太平玄宗為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為妻封莒國夫人俗謂妳母之聾曰阿奢懷貞每日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鄙之呼為奢懷貞欣然自得

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
事見無鬚者誤以為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阼懷
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於敗先天中玄宗勗內
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垧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有
度玄宗心悅之謂垧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垧謝
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國忠深忌之時安
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垧草詔國忠諫曰祿山

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侮於唐玄宗乃止及
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陂力士歸玄宗問
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有
言國忠遽曰此張垧告之也玄宗不察國忠之誣疑
垧漏洩大怒黜垧為廬溪郡司馬兄均為建安郡司
馬弟瑋為宜春郡司馬

唐新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十

唐 劉肅 撰

釐革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
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
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以後宜革前弊庶上下
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一變澆
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恰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以
外國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
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
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
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
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服也靴胡履
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複
巾渡河逋相倣倣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後幞髮

謂之幘頭周武帝纔為四脚武德以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類幘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死生混榮辱為事排釋氏嫉之如讎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

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
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
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
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
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
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
始置街鼓俗號夔夔公私便焉有道人裴脩然雅

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為渭川歌詞曰遮莫蓼蓼動
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為時人所
賞

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
棘以防令吏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
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
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
賂不行舉朝歎服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已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為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東

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雒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為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即尚書侍郎為之自貞觀以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

肅宗於靈武即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罽羅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為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官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作帷帽遂棄罽羅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罽羅始絕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議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下邳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技惱心堙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而不能奏

國初始採珽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捍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曰捍禮云天子即位為捍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捍從自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壘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為故事

國因隋初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

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
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為准乃採
經籍古義以為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
僻書隱義以試之惟懼選人之能知也適麗者號為
高等拙弱者號為藍羅至今以為故事開元中裴光
庭為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
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光庭卒有司
定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為克平周禮大

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戰國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為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

以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
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
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為考功
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
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
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隣居相善為言之於昂昂果
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
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

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
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其言意屬吾也昂
典此任吾必不第矣又何藉焉乃陰求瑕他日昂果
摘權章句小疵勝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
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
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
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
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

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即位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需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今已亂矣

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摧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袞當國
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
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
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叅軍便令司兵判兵事
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土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
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
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即是團練使判官代宗並
從之袞獨黜羣議為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康

焉

隱逸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譚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

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鄰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常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為霜雪張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

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
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沴發乎
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
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沴也
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
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
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
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

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趙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
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
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推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

間竇範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
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
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
居士屨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
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椎
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為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
長年祕術者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

天召之佯死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之
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
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
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
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賁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
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
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
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

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先生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宵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

馬承禎者睿宗追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
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
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
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尚
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網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
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
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

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
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
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
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
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
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
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
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

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取傭供葬
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萊
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州
縣禮致時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甚
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
絕聖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

禮側席旌賢責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繼綺季之跡已
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
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帛
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
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為刺史
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
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污而與之不獲

已而受乃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為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堪為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弟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唯精賁山藪實欲獎勵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據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燕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唐新語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十一

唐 劉肅 撰

褒錫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實抗為冀

州集諸儒生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彥
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
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
以多問寡焯為師導竇曰可謂水生於水而寒於水
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
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鑒輿必當見幸亟使
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以為

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
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
玄齡中公高士庶鄂公尉遲敬德鄭公張亮陳公侯
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呂公唐
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
宗親為之贊褚遂良題閣闔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
伏誅太宗與之訣流涕謂之曰吾為卿不復上凌煙

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為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為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

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
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賣布被素褥以賜之
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
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
素有膽氣善迴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
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
者太子召饗者鱸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

為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
於審諭弼諸固屬李剛矣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
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為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勣
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勿
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
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朕
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密豈負於

朕哉勛流涕而致謝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為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凖水為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徵盡剋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閻丘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

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
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即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詔
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
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整
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
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

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
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然學
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
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
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搢紳軌
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
美之中此為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史乃乘閑往景山之陽於先塋建

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
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為榮
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為鳳閣
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為飛語御史大
夫魏元忠摘其異政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
宗憂掘蟲之變是時勅公為證囑以右職一言利回
四國交亂公重為義死且不辭廷辯無辜中旨有忤
左右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瑩薨出太

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
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母哭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
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代茶錄序其
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
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灾豈非福近
易知禍遠難見哭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哭夢
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

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為褒城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冊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

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
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
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誠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
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閻外傳呼云
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
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

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
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閭立本為右相時以
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謂之語
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
臺令史明經以末技進身者可為炯戒

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
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

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
洩曰公與當朝讎者為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
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
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愿劾
百濟奏以為帶方州刺史仁愿凱旋高宗謂之曰卿
將家子處置部署皆稱朕意何也仁愿拜謝曰非臣
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
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

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卧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

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仁軌後為左僕射與
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之
軍中奏請多為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
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
行大敗於青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
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
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
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

隔者可為至戒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還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
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
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
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
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
自言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
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

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諛出則姦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聳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顙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頴奏其贓汚詔劉祥道并三司鞠之獄成長流雋州朝野莫不稱

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
榜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
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
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
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為名教
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
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

口所訐亦趙趙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

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馬坎珂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

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矣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為獸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數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闕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

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為殿中侍御史大夫蘓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為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為鞏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鞏識玄自以初蒞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

之纓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外
遠迎故違明勅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
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
為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為兵部郎中既同曹局
亦難以為容舉朝以為深戒

李知白為侍中子弟纓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
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為促薄之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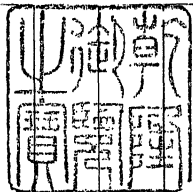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

玄宗乃廢后為庶人膚受日聞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申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出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為三庶太子等既寃

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為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
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為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
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
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
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
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為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
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叅鈞軸林甫憊前事遂反其

制始請以蕃人為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為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姦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唐新語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十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_臣平恕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_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_臣包文訓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十二

唐 劉肅 撰

勸勵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陷被擄至長安家貧
無以自給兄林驚書為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
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為祭
酒大業末洛經饑饉因出樵採為李密所得密即其
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

曰將軍欲為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
為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密謝曰敬聞
命矣密敗歸王世充世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
文遠每見世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
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
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
子博士甚為太宗所重孫有功為司刑卿持法寬平
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為佐命元勳身極崇盛
嘗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做為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
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
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為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
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曰公輩
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
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
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勅曰朕念
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
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待
卿情禮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於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
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歔歔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
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通

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於代
子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岳
州司馬而終張說為岳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
山岳靈思遠神亦妙驚鳥峻操立哀玉振清調叶贊
休明啟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繖湘流
下潯陽洒淚一投弔為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
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

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踊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美之

張洸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洸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者

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法主司戶忝忝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謝而退，風俗為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

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
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
即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誠之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敗深
宜誠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出因
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遂良
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
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

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周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忠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為陷洎之報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既廢立高宗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即位房遺愛等

謀反勅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無忌既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高宗王皇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與見內人尚官又不為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因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為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

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為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瘠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

褚遂良等將議廢立勅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
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
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
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
先帝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
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
曰伏願再三審思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
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

中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加刑明日高宗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剝種得十斛麥尚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闕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為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間行至其幽所見其門

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為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院為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姬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

願我託生為貓兒阿武為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
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為祟被髮漚
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祟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已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
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
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
推問甚急季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
奏言趙師即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為隱語欲謀反

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百姓其若之何明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爾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嫺親許敬宗懼為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竟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視友人王

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曰枷名劓尾獠棒名

見即承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為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

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
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
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
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
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貲外引可也
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
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
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冤苦

置於棉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棉德
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
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
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
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
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
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
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為作謝

死表仁傑等曰無之以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
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為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大
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
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
見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
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
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

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即日以衛士
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
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恒州叅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
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
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捧
者思止閭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
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

為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
使即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
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為抑我承反
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
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乃引忠
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

朱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
子訴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剗其腹秋官侍

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以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瀼州子景憲訴寃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惜之詞也

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之幞頭下常令

露出糞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
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床涕淚曰此是汝舅
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為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
徵不承反乃拷殺之聖歷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
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
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
刀自剗其腹死是日閭里咸見馬霸纔氣絕思徵亦

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為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叅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仁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惟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攘袂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東

之等令人密為此榜雖託廢皇后為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東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司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為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即以利貞為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惟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初東之懼三思讒引湜以為耳目自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東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之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僂佯不應仲之等惟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捧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

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紹之乃
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焉尋坐
賊污憲司推之獲賊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
之得免放於嶺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唐新語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新語卷十三

唐 劉肅 撰

諧謔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為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
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
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
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
忌后之弟也詢為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

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

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拔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則
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
朱前宜著錄錄仁傑著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
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吾左臺胡御史右
臺御史胡元禮也蕃人為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
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
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

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王昌齡
生吞郭正一

元崇達為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
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
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達買直云
君家自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為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
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

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
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
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伎藝
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
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
寺為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紫因詠之
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

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候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

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

云圭

猪

云誅

魚

云虞

驢

云縷

俱

云居

不得喫

云詰

空喫

詰

米

云弭

麴

云泥

如

云儒

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

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

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貲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選

舊例郎中不歷負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
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
毅也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
部郎中賀遂涉時為負外戲詠之曰負外由來美郎
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
帳隨情設金鑪任意薰惟愁負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
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

甘子布使於蜀驛吏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
吏以為推布裏柑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
長吏但序以布裏柑子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
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負外俄除膳部員外既乖
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嫵
兵吏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
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即位邵景蕭嵩韋鏐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而
景嵩俱加朝散鏐獨不需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
鏐嘲之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个鬚多一鼻高相對
廳前搦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為歡笑後睿
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鏐忽風眩而倒鏐既肥短景
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迴倒地還如
著脚槌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為元非五品才時人無
不諷詠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
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
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
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為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
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
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
當諸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

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為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為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途經利州時武士護為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速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利

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網大驚曰此郎君子
神彩奧澈頗不易知試令行天網曰龍睛鳳頸貴之
極也轉側視之若是女當為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
天網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
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高
二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
則天以為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

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瘤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郟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歷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叅校歷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

歷一卷議十卷歷立成十三卷歷書二十四卷七政
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
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
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
太等馳驛往安南朗究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
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
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
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

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寸春秋
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
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朗究太原等州並差
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筭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
八萬餘里修厯人陳元景亦善筭術歎曰古人云以
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
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
得為大也其後叅校一行厯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
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
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
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
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叅之僕常
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
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
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

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
窆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
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為飾以代石堊
不置瓊甌窊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
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
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
狀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助
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擲王

孫保葵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
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
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
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
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
墳墓踰制褻服明器羅列十里墳土未乾家毀子死
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
周文明發禮脩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亳社用人
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法漢增
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文
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惟魏徵切諫以為
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
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

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久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

伊洛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惟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為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舍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禪

須用明水以實罇彛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
為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械令熱以向月則
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
太山以供用

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
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
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
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為數耳漢武帝封太山

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永德其歷代玉檢文皆祕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私請

宜將玉牒示百僚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
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
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
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文恭承大寶十有
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
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
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縚康子元等撰東

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為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祀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庶人為亞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

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禮非惟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為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為禮儀使與禮官薛頤歸崇敬等建議以神堯皇帝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為太祖景皇帝受封為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為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

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
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
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為災詔
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
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
不納

唐新語卷十三

唐新語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尚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春秋馮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

叙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覈
疎畧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
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
之所蔽也然遷直而事脩固文瞻而事詳若用其所長
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范曄紕公才而採私論捨
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追文容身遠害既乖直筆空
紊舊章自茲以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
修貞觀開元述作為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異

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為芻狗申韓以禮樂為贅疣徒有
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
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
尚竒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畫賤狙詐也刊淫
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畧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為本
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為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
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